



2014年，23岁的小鹿第一次正式登上脱口秀舞台表演。

都不对了，她也说不清具体原因。但比赛就是这样，结果无人能预料。

最终小鹿拿下亚军。比赛结束，她索性把头发染成了灰色。她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，保护对自己的喜爱、对创作的热爱、对人的爱。不上社交媒体，减少接触外界评价，她承认自己不是天生洒脱。早年她拼命拓展和这个世界的连接，“努力啊冲啊”，现在只是累了，需要重新蓄电。

内耗这件事她从不否认。但她的应对方式是说出来，只要说出口，内耗就减轻大半。所以她不仅把备孕摆上台面，把婚礼琐碎和丈夫的不靠谱编成段子，连原生家庭的感受、小时候被忽视的委屈，全都在演出和采访里摊开。这不只是表演素材的来源，更像一种自我清理——东西躲着藏着才会在脑子里造成内伤，但当你把它丢到外面的世界，内部反而能实现一定程度的

清空了。

互联网每隔一段时间就造出一个新词，让所有人对号入座。“松弛感”流行那阵子，小鹿反倒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松弛的人。她对流行词汇本能地反感，不会轻易接受任何观念。松弛、爱自己、做自己，这些大口号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要怎么弄，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事。

冷场是小鹿职业生涯里绕不开的坎。最惨的一次是北京的一场商演，那些段子在开放麦练了几十次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那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讲完一个梗，台下很安静；再讲一个，还是安静。整个场子像被抽走了空气，小鹿站在台上“尬得灵魂出窍”。那个段子前后场次讲都没问题，就那一次，无法解释。

直到现在，小鹿依然怕冷场，但也知道只要尝试新东西就一定会冷场。她接受了这件事。

走一步看一步

小鹿出生在云南宣威，小鹿的奶奶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，但心里有杆秤——孩子必须读书。她不用什么漂亮话，只拿庄稼人的道理打比方：“你们像三棵玉米，我每个上面放一把肥料，能长成什么样看你们自己。”那把肥料就是上学。玉米需要肥料才能壮，孩子需要读书才能走出去。你读到哪，我供到哪。

这个信念从奶奶传到父亲，再传到小鹿。父亲是村里极少数靠读书走出来的人。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家里还有二叔读书厉害得很，父亲怕复读也比不过，自尊心一上来就没再回学校。但人不能闲着，他去了煤厂上班——下井是不敢下的，就在地面做杂活。煤厂的日子灰扑扑的，干活回来一脸黑。他不甘心一辈子这样，白天干活晚上翻函授教材，一点一点地啃，从代课老师熬到正式岗，再走到乡镇。

小鹿后来回想父亲这条路，觉得他身上的劲儿跟自己挺像。认准了的事就慢慢磨，磨到出结果为止。

到了小鹿这一代，读书改变命运已经不是口号了，是家里每个人都默认的事。本科在西南石油大学读法律，研究生考上西南政法大学。选法律的理由很简单，那是云南农村女孩能想到的最顶配的女性形象。她想象自己穿套装、踩高跟鞋走进法院，走廊里回荡着鞋跟敲地的声音，开口说话所有人都听你的。至今她记得第一次穿正装站在宿舍镜子前的感觉，布料挺括、肩线分明，她觉得自己终于踩到了那个版本的边缘。

研究生二年级那年，小鹿在宿舍刷视频，看到了《艾伦秀》。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自己的事，底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。她觉得新鲜——还能这样？她开始查，发现中国也有人在做这个东西。2014年，她买